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

儒藏

史部
第四十冊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

儒藏·史部

儒林碑傳

第四冊

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



儒藏

目錄

目錄

宋儒碑傳集

三（卷六四至卷九七）

李勇先校點

吳洪澤尹波審稿

.....

—

宋儒碑傳集卷六十四

蘇軾 潘鯁

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

予兄子瞻謫居海南。四年春正月、今天子即位、推恩海內、澤及鳥獸。夏六月、公被命渡海北歸。明年舟至淮浙。秋七月被病、卒於毘陵。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、其君子相弔於家。訃聞四方、無賢愚皆咨嗟出涕。太學之士數百人、相率飯僧慧林佛舍。嗚呼、斯文墜矣、後生安所復仰。公始病、以書屬轍曰、即死、葬我嵩山下、子爲我銘。轍執書哭曰、小子忍銘吾兄。公諱軾、姓蘇、字子瞻、一字和仲、世家眉山。曾大父諱杲、贈太子太保。妣宋氏、追封昌國太夫人。大父諱序、贈太子太傅。妣史氏、追封嘉國太夫人。考諱洵、贈太子太師。妣程氏、追封成國太夫人。公生十年、而先君宦學四方、太夫人親授以書。聞古今成敗、輒能語其要。太夫人嘗讀東漢史、至范

滂傳、慨然太息。公侍側曰、軾若爲滂、夫人亦許之否乎。太夫人曰、汝能爲滂、吾固不能爲滂母耶。公亦奮厲有當世志。太夫人喜曰、吾有子矣。比冠、學通經史、屬文日數千言。嘉祐二年、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、疾時文之詭異、思有以救之。梅聖俞時與其事、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。文忠驚喜、以爲異人、欲以冠多士。疑曾子固所爲、子固、文忠門下士也、乃寘公第二。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、殿試中乙科、以書謝諸公。文忠見之、以書語聖俞曰、老夫當避此人、放出一頭地。士聞者始譁不厭。久乃信服。丁太夫人憂、終喪。五年、授河南福昌主簿。文忠以直言薦之。祕閣試六論、舊不起草、以故文多不工。公始具草、文義粲然。時以爲難。比答制策、復入三等。除大理評事、簽書鳳翔府判官。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。公盡心其職。老吏畏伏。關中自元昊叛命、人貧役重、岐下歲以南山木杙、自渭入



河、經底柱之險、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。公徧問老校曰：木棧之害、本不至此。若河、渭未漲、操棧者以時進止、可無重費也。患其乘河、渭之暴、多方害之耳。公即修衙規、使衙前得自擇水工、棧行無虞。仍言於府、使得係籍、自是衙前之害減半。治平二年、罷還、判登聞鼓院。英宗在藩、聞公名、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。宰相限以近例、欲召試祕閣。上曰：未知其能否故試。如蘇軾有不能耶。宰相猶不可。及試二論、皆入三等、得直史館。丁先君憂。服除、時熙寧二年也。王介甫用事、多所建立、公與介甫議論素異。既還朝、真之官告院。四年、介甫欲變更科舉、上疑焉、使兩制三館議之。公議上、上悟曰：吾固疑此。得蘇軾議、意釋然矣。即日召見、問何以助朕。公辭避久之、乃曰：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、聽言太廣、進人太銳、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、然後應之。上竦然聽受。曰：卿三言、朕當詳思之。介甫之黨皆不悅。

命攝開封推官、意以多事困之。公決斷精敏、聲問益遠。會上元、有旨市浙燈、公密疏、舊例無有、不宜以玩好示人、即有旨罷。殿前初策進士、舉子希合、爭言祖宗法制非是、公爲考官、退擬答以進、深中其病。自是論事愈力、介甫愈恨。御史知雜事者爲誣奏公過失、窮治無所得。公未嘗以一言自辨、乞外任避之。通判杭州。是時、四方行青苗、免役、市易、浙西兼行水利、鹽法。公於其間、常因法以便民、民賴以少安。高麗入貢、使者凌蔑州郡、押伴使臣皆本路管庫、乘勢驕橫、至與鈐轄亢禮。公使人謂之曰：遠夷慕化而來、理必恭順。今乃爾暴恣、非汝導之、不至是也。不悛當奏之。押伴者懼、爲之小戢。使者發幣於官吏、書稱甲子。公卻之曰：高麗於本朝稱臣、而不稟正朔、吾安敢受。使者亟易書稱熙寧、然後受之。時以爲得體。吏民畏愛、及罷去、猶謂之學士、而不言姓。自杭徙知密州、時方行手實法、使



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、又使人得告其不實。司農寺又下諸路、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。公謂提舉常平官曰、違制之坐、若自朝廷、誰敢不從、今出於司農、是擅造律也、若何。使者驚曰、公姑徐之。未幾、朝廷亦知手實之害、罷之。密人私以爲幸。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、安撫轉運司憂之、遣一三班使臣、領悍卒數十人、入境捕之。卒凶暴恣行、以禁物誣民、入其家爭鬪至殺人、畏罪驚散、欲爲亂。民訴之、公投其書不視、曰、必不至此。潰卒聞之少安。徐使人招出、戮之。自密徙徐、是時河決曹村、泛於梁山泊、溢於南清河、城南兩山環繞、呂梁、百步扼之、匯於城下。漲不時洩、城將敗、富民爭出避水。公曰、富民若出、民心動搖、吾誰與守。吾在是、水決不能敗城。驅使復入。公履屨杖策、親入武衛營、呼其卒長、謂之曰、河將害城、事急矣、雖禁軍、宜爲我盡力。卒長呼曰、太守猶不避塗潦、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。執

挺入火伍中、率其徒短衣徒跣、持畚鍤以出、築東南長隄、首起戲馬臺、尾屬於城。隄成、水至隄下、害不及城、民心乃安。然雨日夜不止、河勢益暴、城不沉者三板。公廬於城上、過家不入、使官吏分堵而守、卒完城以聞。復請調來歲夫、增築故城、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、朝廷從之。訖事、詔褒之。徐人至今思焉。徙知湖州、以表謝上。言事者擿其語以爲謗、遣官逮赴御史獄。初、公旣補外、見事有不便於民者、不敢言、亦不敢默視也。緣詩人之義、託事以諷、庶幾有補於國。言者從而媒蘖之。上初薄其過、而浸潤不止、是以不得已從其請。旣付獄吏、必欲實之死、鍛鍊久之、不決。上終憐之、促具獄。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。公幅巾芒屨、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、築室於東坡、自號東坡居士。五年、上有意復用、而言者沮之。上手札徙汝州。略曰、蘇軾黜居思咎、閱歲滋深、人材實難、不忍終棄。未至、上書自言

有饑寒之憂、有田在常、願得居之。書朝入、夕報可。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。會晏駕、不果復用。至常、以哲宗即位、復朝奉郎、知登州。至登、召爲禮部郎中。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、及知樞密院章子厚、二人冰炭不相入。子厚每以譴侮困君實、君實苦之、求助於公。公見子厚曰、司馬君實時望甚重、昔許靖以虛名無實、見鄙於蜀先主、法正曰、靖之浮譽、播流四海、若不加禮、必以賤賢爲累。先主納之、乃以靖爲司徒。許靖且不可慢、況君實乎。子厚以爲然。君實賴以少安。既而朝廷緣先帝意、欲用公、除起居舍人。公起於憂患、不欲驟履要地、力辭之。見宰相蔡持正自言、持正曰、公徊翔久矣、朝中無出公右者。公固辭。持正曰、今日誰當在公前者。公曰、昔林希同在館中、年且長。持正曰、希固當先公耶。卒不許。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。元祐元年、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、即改賜銀緋。二年、遷中書舍

人。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役。差役行於祖宗之世、法久多弊。編戶充役不習、官府吏虐使之、多以破產。而狹鄉之民、或有不得休息者。先帝知其然、故爲免役、使民以戶高下出錢、而無執役之苦。行法者不循上意、於雇役實費之外、取錢過多、民遂以病。若量出爲入、毋多取於民、則足矣。君實爲人、忠信有餘、而才智不足、知免役之害、而不知其利、欲一切以差役代之。方差官置局、公亦與其選、獨以實告、而君實始不悅矣。嘗見之政事堂、條陳不可。君實忿然、公曰、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、公爲諫官、爭之甚力、魏公不樂、公亦不顧。軾昔聞公道其詳、豈今日作相、不許軾盡言耶。君實笑而止。公知言不用、乞補外、不許。君實始怒、有逐公意矣。會其病卒乃已。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、皆希合以求進。惡公以直形己、爭求公瑕疵。旣不可得、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、以病公。公自是不安於朝矣。尋除翰



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。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、未嘗不反覆開導、覲上有所覺悟。上雖恭默不言、聞公所論說、輒首肯喜之。三年、權知禮部貢舉、會大雪苦寒、士坐庭中、噤不能言。公寬其禁約、使得盡其技。而巡鋪內臣伺其坐起、過爲凌辱。公以其傷動士心、虧損國體、奏之。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。士皆悅服。嘗侍上讀祖宗寶訓、因及時事、公歷言今賞罰不明、善惡無所勸沮。又黃河勢方西流、而強之使東。夏人寇鎮戎、殺掠幾萬人。帥臣掩蔽不以聞、朝廷亦不問。事每如此、恐浸成衰亂之漸。當軸者恨之。公知不見容、乞外任。四年、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。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、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、大臣議逐之嶺南。公密疏言、朝廷若薄確之罪、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。若深罪確、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。謂宜皇帝降敕置獄逮治、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

赦之、則仁孝兩得矣。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。公出郊未發、遣內侍賜龍茶、銀合、用前執政恩例、所以慰勞甚厚。及至杭、吏民習公舊政、不勞而治。歲適大旱、饑疫並作、公請於朝、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、故米不翔貴、復得賜度僧牒百、易米以救饑者。明年方春、即減價糶常平米、民遂免大旱之苦。公又多作饘粥、藥劑、遣吏挾醫分坊治病、活者甚衆。公曰、杭、水陸之會、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。乃哀義緡得二千、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、以作病坊、稍畜錢糧以待之、至於今不廢。是秋復大雨、太湖泛溢害稼。公度來歲必饑、復請於朝、乞免上供米半、又多乞度牒以糶常平米、并義倉所有、皆以備來歲出糶。朝廷多從之。由是吳、越之民復免流散。杭本江海之地、水泉鹹苦、居民稀少。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、民足於水、故井邑日富。及白居易復浚西湖、放水入運河、自河入田、所溉至千

頃。然湖水多葑、自唐及錢氏、歲輒開治、故湖水足用。近歲廢而不理、至是、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、而水無幾矣。運河失湖水之利、則取給於江潮、潮渾濁多淤、河行闐闐中、三年一淘、爲市井大患、而六井亦幾廢。公始至、浚茅山、鹽橋二河、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、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、復造堰閘、以爲湖水畜洩之限、然後潮不入市、且以餘力復完六井、民稍獲其利矣。公間至湖上、周視良久、曰、今欲去葑田、葑田如雲、將安所實之。湖南北三十里、環湖往來、終日不達、若取葑田積之湖中、爲長堤以通南北、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。吳人種菱、春輒芟除、不遺寸草、葑田若去、募人種菱、收其利以備修湖、則湖當不復堙塞。乃取救荒之餘、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、復請於朝、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。堤成、植芙蓉楊柳其上、望之如圖畫、杭人名之蘇公堤。杭僧有淨源者、舊居海濱、與舶客交通牟利、

舶至高麗、交譽之。元豐末、其王子義天來朝、因往拜焉。至是源死、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、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。祭訖、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、太皇太后壽。公不納、而奏之曰、高麗久不入貢、失賜予厚利、意欲來朝矣。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、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、禮意薄、蓋可見矣。若受而不答、則遠夷或以怨怒、因而厚賜之、正墮其計。臣謂朝廷宜勿與知、而使州郡以理卻之。然庸僧猾商、敢擅招誘外夷、邀求厚利、爲國生事、其漸不可長、宜痛加懲創。朝廷皆從之。未幾、高麗貢使果至。公按舊例、使之所至、吳、越七州、實費二萬四千餘緡、而民間之費不在、乃令諸郡量事裁損。比至、民獲交易之利、而無侵撓之害。浙江潮自海門東來、勢如雷霆、而浮山峙於江中、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、洄洑激射、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。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、並山而東、鑿爲運河、



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、以達于江、又並山爲岸、不能十里、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、自浦北折抵小嶺、鑿嶺六十五丈、以達于嶺東古河、浚古河數里、以達于龍山運河、以避浮山之險、人皆以爲便、奏聞、有惡公成功者、會公罷歸、使代者盡力排之、功以不成、公復言、三吳之水、瀦爲太湖、太湖之水、溢爲松江、以入海、海日兩潮、潮濁而江清、潮水嘗欲淤塞江路、而江水清駛、隨輒滌去、海口嘗通、則吳中少水患、昔蘇州以東、公私船皆以篙行、無陸挽者、自慶曆以來、松江大築挽路、建長橋以扼塞江路、故今三吳多水、欲鑿挽路爲千橋、以迅江勢、亦不果用、人皆恨之、公二十年間、再莅此州、有德於其人、家有畫像、飲食必祝、又作生祠以報、六年、召入爲翰林承旨、復侍邇英、當軸者不樂、風御史攻公、公之自汝移常也、授命於宋、會神考晏駕、哭於宋、而南至揚州、常人爲公買田、書至、公喜作

詩、有聞好語之句、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、乞加深譴、然詩刻石有時、曰、朝廷知言者之妄、皆逐之、公懼、請外補、乃以龍圖閣學士守潁、先是、開封諸縣多水患、吏不究本末、決其陂澤、注之惠民河、河不能勝、則陳亦多水、至是、又將鑿鄧艾溝、與潁河並、且鑿黃堆、注之於淮、議者多欲從之、公適至、遣吏以水平準之、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、若鑿黃堆、淮水顧流浸州境、決不可爲、朝廷從之、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、羣黨驚劫、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、朝廷以名捕不獲、被殺者噤不敢言、公召汝陰尉李直方、謂之曰、君能擒此、當力言於朝、乞行優賞、不獲、亦以不職奏免君矣、直方退、緝知羣盜所在、分命弓手往捕其黨、而躬往捕遇、直方有母年九十、母子泣別而行、手戟刺而獲之、然小不應格、推賞不及、公爲言於朝、請以年勞改朝散郎、階爲直方賞、朝廷不從、其後吏部以公當遷、以符會

公考、公自謂已許直方、卒不報。七年、徙揚州。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、聽操舟者私載物貨、征商不得留難。故操舟者富厚、以官舟爲家、補其弊漏、而周船夫之乏困、故其所載、率無虞而速達。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、一切不許、故舟弊人困、多盜所載以濟饑寒、公私皆病。公奏乞復故、朝廷從之。未閱歲、以兵部尚書召還、兼侍讀。是歲、親祀南郊、爲鹵簿使、導駕入太廟、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、不避仗衛、公於車中劾奏之。明日、中使傳命申救有司、嚴整仗衛。尋遷禮部、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。高麗遣使請書於朝、朝廷以故事盡許之。公曰、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、猶不肯與、今高麗所請、有甚於此、其可予之乎。不聽。公臨事必以正、不能俯仰隨俗、乞守郡自劾。八年、以二學士知定州。定久不治、軍政尤弛、武衛卒驕惰不教、軍校蠶食其廩賜、故不敢呵問。公取其貪汙甚者、配隸遠惡、然

後繕修營房、禁止飲博、軍中衣食稍足、乃部勒以戰法、衆皆畏伏。然諸校多不自安者、有卒史復以贓訴其長、公曰、此事吾自治則可、汝若得告、軍中亂矣。亦決配之、衆乃定。會春大閱、軍禮久廢、將吏不識上下之分、公命舉舊典、元帥常服坐帳中、將吏戎服奔走執事。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、耻之、稱疾不出。公召書吏作奏、將上、光祖震恐而出、訖事、無敢慢者。定人言、自韓魏公去、不見此禮至今矣。北戎久和、邊兵不試、臨事有不可用之憂、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、以戰射自衛、猶號精銳。故相龐公守邊、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、出入賞罰、緩急可使。歲久法弛、復爲保甲所撓、漸不爲用。公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、長吏以時訓勞、不報。議者惜之。時方例廢舊人、公坐爲中書舍人、日草責降官制、直書其罪、誣以謗訕。紹聖元年、遂以本官知英州。尋復降一官、未至、復以寧遠軍節度副



使安置惠州。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、獨以少子過自隨、瘴癘所侵、蠻蜚所侮、胸中泊然無所蒂芥。人無賢愚、皆得其歡心、疾苦者畀之藥、殞斃者納之窆。又率衆爲二橋以濟病涉者、惠人愛敬之。居三年、大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、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。昌化非人所居、食飲不具、藥石無有、初僦官屋以庇風雨、有司猶謂不可、則買地築室。昌化士人畚土運甍以助之、爲屋三間。人不堪其憂、公食芋飲水、著書以爲樂、時從其父老遊、亦無間也。元符三年、大赦北還。初徙廉、再徙永、已乃復朝。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、居從其便。公自元祐以來、未嘗以歲課乞遷、故官止於此。勳上輕車都尉、封武功縣開國伯、食邑九百戶。將居許、病暑、暴下、中止於常。建中靖國元年六月、請老、以本官致仕、遂以不起。未終旬日、獨以諸子侍側、曰、吾生無惡、死必不墜。慎無哭泣以怛化。問以後事、不答、湛然而

逝。實七月丁亥也。公娶王氏、追封通義郡君、繼室以其女弟、封同安郡君、亦先公而卒。子三人、長曰邁、雄州防禦推官、知河間縣事。次曰迨、次曰過、皆承務郎。孫男六人、簞、符、箕、簫、筌、籌。明年閏六月癸酉、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。公之於文、得之於天、少與轍皆師先君、初好賈誼、陸贄書、論古今治亂、不爲空言。旣而讀莊子、喟然歎息曰、吾昔有見於中、口未能言、今見莊子、得吾心矣。乃出中庸論、其言微妙、皆古人所未喻。嘗謂轍曰、吾視今世學者、獨子可與我上下耳。旣而謫居於黃、杜門深居、馳騁翰墨、其文一變、如川之方至、而轍蹉然不能及矣。後讀釋氏書、深悟實相、參之孔老、博辯無礙、浩然不見其涯也。先君晚歲讀易、玩其爻象、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、以觀其詞、皆迎刃而解。作易傳未完、疾革、命公述其志。公泣受命、卒以成書、然後千載之微言、煥然可知也。復作論語

說時發孔氏之祕。最後居海南、作書傳、推明上古之絕學、多先儒所未達。既成三書、撫之嘆曰、今世要未能信、後有君子、當知我矣。至其遇事所爲詩、騷、銘、記、書、檄、論、議、率皆過人。有東坡集四十卷、後集二十卷、奏議十五卷、內制十卷、外制三卷。公詩本似李、杜、晚喜陶淵明、追和之者幾遍。凡四卷。幼而好書、老而不倦、自言不及晉人、至唐褚、薛、顏、柳、髣髴近之。平生篤於孝友、輕財好施。伯父太白早亡、子孫未立、杜氏姑卒未葬。先君沒、有遺言、公既除喪、即以禮葬姑。及官可蔭補、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。其於人、見善稱之如恐不及、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。見義勇於敢爲、而不顧其害。用此數困於世、然終不以爲恨。孔子謂伯夷、叔齊古之賢人、曰、求仁而得仁、又何怨。公實有焉。銘曰、

蘇自欒城、西宅于眉。世有潛德、而人莫知。猗歟先君、名施四方。公幼師焉、其學以光。出而從君、道直

言忠、行險如夷、不謀其躬。英祖擢之、神考試之。亦既知矣、而未克施。晚侍哲皇、進以詩書。誰實問之、一斥而疏。公心如玉、焚而不灰。不變生死、孰爲去來。古有微言、衆說所蒙。手發其樞、恃此以終。心之所涵、遇物則見。聲融金石、光溢雲漢。耳目同是、舉世畢知。欲造其淵、或眩以疑。絕學不繼、如已斷弦。百世之後、豈其無賢。我初從公、賴以有知。撫我則兄、誨我則師。皆遷於南、而不同歸。天實爲之、莫知我哀。

蘇轍撰 《欒城後集》卷二二

潘奉議墓誌銘

齊安有君子曰潘昌言、其學也正、其言也文、其家居篤于孝悌、其爲吏清介刻苦、而爲政本于惠下愛民。至大吏勢力能寒熱人者、必與之較義理、一毫不爲屈。其爲人務內而簡外、信己而不求人知、而人之知者、必皆誠心愧服焉。嗚呼、君子哉。蓋紹



聖丁丑歲某得罪、謫官于齊安、自幸得從君遊、既至而君病矣、無幾何而卒、實元符元年十月某日也。齊安之君子皆相弔、已而又曰潘君之墓宜有銘矣、咸以銘事屬某。某既素高君之義、用不復辭、走其家哭之、求其世家歷官行事于其子大臨、而次叙之曰、潘氏在唐爲滎陽人、當僖宗時、有名季荀者、仕爲太僕卿、官于福州、避亂、因家焉。季荀之弟曰季韜、爲太子司議郎。季韜後二世生吉甫、事吳越、入朝終國子博士、累贈工部侍郎。侍郎生衢、爲屯田郎中。屯田嘗官于黃、遂居之。屯田生處士革、隱德不仕。君諱鯁、字昌言、處士長子也。生而俊警、絕人、爲兒時、賦詩已有奇語。聞有周希孟者、博學篤行之士也。君從之學、希孟以爲盡己之道。君居鄉里、以經教授、聚徒常百餘人、後進皆師尊之。登元豐己未進士第。初調蘄水縣尉、遷和州防禦推官、知江州瑞昌縣、監楚州都鹽倉、遷吉州軍事

推官、改宣德郎、監漢陽軍酒稅、遂以奉議郎致仕。卒年六十三。蘄水民有以花爲獻者、君一嗅而還之、曰、受賜多矣。其廉潔類是。江州賦屬縣鬻建茶、太守問君、瑞昌歲可售若干。公曰、四斤耳。守驚詰其說、君曰、縣小民貧、米鹽猶不足、而暇及茶乎。獨縣僚四人、人一斤可矣。守悟、以故諸縣皆得無多售、而旁郡有賣千斤者。後七年、君以事過瑞昌、有兩民拜馬前。其一曰、異時君爲縣、我訟得直。其一曰、異時君刑我當罪、我心服、是以偕來。君之爲吏得民、舉如是也。元祐赦民負官錢無姦者悉免之、吉州通判攝守事、乃悉下負者于獄、將鞫其姦。君曰、赦欲寬之、而君故獄之耶。執不可、民乃得免。龍泉令捕得私酒三十家、將上府、君謂令曰、是法皆當徒。龍泉小邑、一日徒三十人、君爲令安乎。令乃頗減出之。嗚呼、其歷官微而見于行事者寡矣、然其修身治人、立心操術、亦可概見矣。向使之得富

貴立朝廷、據位操柄、以行其義、達其道、其不貪利、苟得如還蘄水之花、其忤上愛下如鬻瑞昌之茶、民甘其罰如瑞昌之拜者、則雖古之君子、無以加分寸于此矣。有集三十卷、曰春秋斷義者十二卷、講義者十五卷、易要義者三卷、致仕時家無一金、骨肉衣食僅給、而君蕭然病卧一榻、口不及俗事、時與其子清言而已。娶何氏、有賢行。男二人、長大臨、次某、皆力學有文。一女、嫁進士羅啓宗。四孫、其一男也、曰懋。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原、銘曰、白壁芳蘭、包以九襲、長于外者、千萬而一。莫爲出之、卒殞無施。嗚呼昌言、不幸類茲。致美在裏、不耀于肌。豈人是謀、謂天實知。黃岡之原、松柏其猗。我相後人、將穫其菑。

張耒撰 《柯山集》卷五〇

校記

①言：原作「矣」，據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蜀藩活字本

《樂城集》改。

②呵：原作「何」，據右引改。

宋儒碑傳集卷六十五

杜紘 楊恕 孔文仲 朱光庭

刑部侍郎杜公墓誌銘

公杜氏、諱紘、字君章、京兆萬年人、後徙濮州鄆城。曾祖尚書司封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、贈刑部侍郎諱堯臣、妣永安縣太君馬氏、繼萬年縣太君馬氏。祖尚書吏部郎中、直史館、贈吏部尚書諱曾、妣彭城縣太君劉氏。考尚書虞部郎中、贈特進諱彭壽、妣太寧郡夫人朱氏。公少穎邁、知自彊於學問、一上中進士第、調深州司法參軍。丁朱夫人憂、服除、爲永年縣令、歲飢、民將徙、公悉召父老語曰、令不能使汝必無行、若留、能使汝無飢。民喜曰、如令言、尙何行。乃悉與印券、使貸於兼并家、約歲豐償。即不貸、若償不如約、令能治之。於是民咸得食、無徙者。會明年稔、民德公、皆先期償。時熙寧二年也。神宗方側席異才、即召爲大理寺詳斷官、兼刪定

編勅、改大理丞、權樞密院宣旨庫檢用官。未幾、擢權判尚書刑部。丁特進憂、服除、遷太子中允、檢詳樞密院刑房文字、兼修武經要略、詳定將官敕、又提舉晉、汾州義勇保甲。嘗從容對上曰、陛下寓兵於農、臣愚不足以知、然臣有不能默者。因條十餘事上。初未俞、後卒知公。兼判尚書兵部、兼提舉樞密院宣旨庫、遷太常丞、復以職事對。翊日上語宰相曰、杜紘論事明白、朕甚嘉之。然未果用也。鄉人前貴溪丞馬隨來調京師、病逆旅、且死、公聞往視、即載與歸、召醫冀全之。隨病卒、公哭之哀、爲治喪第中、或以爲嫌、不卹也。擢檢正中書刑房公事、提舉中書制敕庫、兼修群牧司、騏驥院勅、復權判刑部。奏事、面賜服銀緋。每議獄、必傳經以決。先是、民間女幼、許嫁未行、而養諸婿氏者、曰養婦、會有殺養婦以誣人者、吏議如婚法。公曰、禮、婦三月而廟見、未廟見而死、歸葬于女氏之黨、示未成婦也。故

律謂定婚、夫犯同凡人。養婦雖非禮律、其未成婦則禮律之所有也。議乃定。又論天下囚應死、吏懦不行法、輒以疑讞。且非殺人則可、殺人而以疑讞是縱民爲殺之道也。昔羊舌職曰、善人在上、則國無幸民。苟卿陳王道之本、亦曰、民無幸生。夫爲政而下數幸、欲盜之奔秦、難矣。請治妄讞者。不從。差接送伴北朝正旦使、改奉議郎、除刑部郎中。乘輿幸省、遷承議郎。哲宗即位、遷朝奉郎、又遷朝散郎。爲夏國母梁氏祭奠使。時戎初修貢、入其國、禮猶倨、迓者衣毛裘、邀王人以朝服覲、設王人座、蒙以氍毹、且不跪受詔。公持不可、戎猶自若。公曰、天王以國母喪、遣赴甚厚、今不可以不如禮。戎懼、悉從公言、差詳定元豐敕令格式、又差按成都等路茶事、以修書不行。會夏國以汎使來、請復土疆、又差公押伴。而使者欲入見、自有所陳、公遽止之。使者語頗不遜、公念初不之制、且生事、即謂曰、國主奏乞、

具在表章、回詔必自有旨揮。況此大事也、朝廷豈因使人口語便爲可否乎。隨語隨折之、意小屈、畢見不復敢言。擢右司郎中、俄遷大理卿。又論元祐德音、赦文鬪殺情輕減等、今寺議一切以減等法從事、雖朝廷不以爲然、吏猶守此。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、王三宥之、然後制刑焉。德在上也。今使朝廷持殺、有司主德、君臣之職於是乎紊。疏上不報。時邊臣襲鬼章青宜結、生致闕下、詔公鞫問。公習知戎情、雖黠不能隱、故其國中詭計悉得上。甚說、遷朝請郎。丐外官、除直祕閣、知齊州。治尙寬厚、不設鈎距町畦、崇善良、別材能、人親附之。然遇事濬發、故小人亦嚴憚。凡訟者必呼使前、爲一二別白。欺者輒按牒語之曰、汝情若是、吾知之矣。不願竟者亟去、太守恕亦不汝窮也。欺者即以手加額、拜而走。人以爲神。徙知鄧州、兼京西南路安撫司公事、治如齊、人尤愛之。復召爲大理卿、因言、